关于导师制的思考 [1]

在致力于帮助家庭维护并提升其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寻找那些人生经历体现了终身学习成功典范的个人故事。 我关注的是那些人生历程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式幸福追求的成功者。在研究这些人的过程中，我通过他们的言行重新发现，其中许多人都将他们在人生学习旅程中每个阶段的成功，归功于曾帮助过他们的导师。由于我有幸在人生中遇到过导师，我很容易认同他们将成功归因于导师的观点是多么正确。

成功的导师关系的基础和过程是什么？古希腊人有一句谚语：“当学生准备好了，老师就会出现”。根据我的经验，古希腊人说得完全正确。 在我的实践中，我不断发现，当一位即将成为学生的学员宣布自己已做好学习准备时，老师便会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出现。此外，我发现，在这份“准备就绪”的表态深处，蕴含着这位准备成为大师学徒之人的真正谦逊，以及随之而来的尊重他人智慧的能力。 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谦逊——作为傲慢的对立面——是成功人生的关键美德。谦逊使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并主动寻求他人——即我们所称的“老师”——来解答自己的疑问。这种寻求的过程既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又是一种绝对现代的仪式。在我看来，任何成功的学习历程都必须以此仪式为开端。

我认为，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法是最佳的学习方式。虽然老师直接提供答案很有帮助，但通过提问引导学生自己找到答案，能让学生更深入地掌握所学知识。提问能大大提高所学知识在学生有用的记忆中留存的可能性。

伟大的导师与普通教师不同，他们几乎从不直接提供答案。相反，他们致力于

为受指导者提供那些他们认为最能引导受指导者获得

受指导者所独有的学习。对受指导者提问给出千篇一律的答案，虽有助于其整体教育，但极少能带来受指导者可立即融入生活的实用性学习。成功的

指导关系将引导受指导者通过导师的智慧，发现一种专属于他或她的学习过程，并能将其运用一生。正是对“我如何学习”这一过程的发现——而非“他人如何学习”——才是每段伟大指导经历中所蕴含的深度学习。

既然已经理解了导师关系的基石与过程，那么该如何寻找一位导师呢？

首先，受导者必须自问：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自己究竟想要学习什么？是一套知识体系，还是对自我的更深层理解？换言之，在我的生命旅程中，我是否正处于希望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理智以及在世界中的角色、从而向外探索的阶段；还是希望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直觉、内在自我，从而向内探索？ 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在寻求某种外在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内在的转变，而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正是这一点。许多神秘主义传统告诉我们，理智是直觉的产物，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精神的映射。 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经常发现：当我的理性告诉我，我正处于人生旅程的十字路口，必须做出决定时，实际上我早已通过直觉做出了抉择，正沿着其中一条道路走得相当远，回望那渐行渐远的十字路口。弄清楚我们真正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它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是理性的问题还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对于作为受教者而言，这对于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导师至关重要。

其次，当受教者明确了自己寻求答案的问题后，寻找导师的下一个关键阶段就是开始向我们最信任的人提出这个问题。在寻求导师的这一阶段，受教者必须有勇气展现自己的脆弱。受教者必须愿意放下向他人寻求帮助时自然产生的焦虑，以及常常令人畏惧的、因

。只要受导者还在有意识地抗拒这种放下防备的行为，他就尚未真正做好学习的准备；根据我的经验，导师也不会出现。当受导者放下这种恐惧，并敞开心扉，做出接受他人指导所必需的自觉承诺时，导师自然会出现。 为什么会这样？仅仅是因为我们最信任的人——我们的核心圈子——知道我们何时准备好迎接下一阶段的学习。当我们能让他们确信我们真正愿意开始这一学习时，他们就会帮助我们找到导师。

通常在过程初期，受导者的亲密圈子成员对导师的去向也一无所知，与受导者本身并无二致。通过通力合作，并利用每个群体所拥有的多重外部人脉，导师几乎总能
能被找到。在当今世界，社会所掌握的信息系统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容易；试想，在这些系统尚未出现之前，对于小镇和乡村的人们来说，这个过程该是多么艰难。在寻找导师的过程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声称自己没有“核心圈”。到目前为止，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每一种情况下，我都发现只需提出几个温和的问题，就能列出一份能提供帮助的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似乎因受指导者对寻求帮助的焦虑而被隐藏了起来。再次强调，不寻求帮助就无法开启学习之旅；这是学习发生的关键举措。

第三，导师与受导者对这段关系的珍视，往往会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而使关系不断深化。最终，受导者终身学习的旅程将带来新的课题，届时便需要不同的导师。在本篇反思的开头，我曾引用古希腊谚语：“当学生准备好了，老师自会出现”。 现在，我想补充一句自己的感悟——“当学生准备好了，导师便会消失”。所有成功的导师关系都取决于其结束时能与开始时保持一致的基调。据我所知，伟大的导师似乎总能本能地察觉到，当受导者已准备好迈向新阶段，且他们所传授的知识已然内化时。

这些杰出的导师为关系的终结铺平道路，正如伟大的国际象棋大师总是能预判三到四步棋一样。对于受指导者而言，这个过程是隐晦的，也理应如此——唯有如此，持续的学习过程才不会在尚未圆满结束时被中断。有时，导师与受指导者关系的终结会充满波折。这是任何足以促成真正学习与合作的关系在终结时都可能面临的风险。杰出的导师甚至可能会认定，对于

特定受导者而言，一场风暴是其精神从关系中解脱、从而继续前行的唯一途径。无论关系如何结束（一个熊抱和挥手告别当然比泪水和威胁要好），导师和受导者都必须从关系伊始就做好准备，承认这种关系因受导者终身学习之旅的本质而具有暂时性。 在关系伊始就承认其短暂性，是确保关系圆满结束的最佳保障。对受指导者而言，意识到自己需要多位导师来应对人生旅程的各个阶段，是这段关系的关键所在。对导师而言，认识到真正导师这一角色既甜蜜又苦涩，对于保持客观性至关重要——唯有如此，受指导者才能获得导师所能提供的全部智慧。 真正的导师，是能够全心全意投入到这一独特的学习过程中——正是这一过程促使受导者选择他或她作为导师——同时深知受导者终将踏上自己的道路。如同父母一般，导师是引路人，为人生旅途提供启迪与智慧。根据我一生的经验，成功的导师关系代表着两个人之间所能建立的最高境界的关系。 双方必须怀着完全的信任进入这种关系，对成功的可能性抱有信念，但又不抱任何确定性；既要具备初学者寻求智慧的那种深刻的谦卑，也要具备智者那种更深刻的谦卑——智者深知自己所知之微薄。

在与家庭合作时，我们共同旅程的伊始，我会向每位家庭成员提出两个问题：你对什么充满热情？你的导师是谁？

第一个问题旨在发掘每位家庭成员被召唤去走的独特人生旅程。第二个问题则是为了了解每位家庭

成员如何践行自己的使命，因为我确信，若没有该人生阶段所需的导师，任何人都无法成功走完终身学习的旅程。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深谙此理，因此邀请亚里士多德担任其子亚历山大的导师，以培养亚历山大成为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深知，作为父亲，他已将自己所能传授的一切都教给了亚历山大。若要让这位年轻人迈向人生旅程的下一阶段，他需要一位导师。菲利普当时未曾料到，选择亚里士多德作为导师，不仅将这个少年塑造成了一位国王，更造就了世界皇帝——亚历山大大帝。

指导是一种天职。在寻找导师时，要寻找那些被召唤承担这一角色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寻找那些能针对你人生该阶段独特问题提供指引的人。要警惕那些自诩博学的人，而要被那些通过你的直觉让你感到他们虽然学识渊博却谦逊自省的人所吸引。

版权所有 ©1999 小詹姆斯·E·休斯

---

[1] 我愿将这篇《反思》献给约翰·奥尼尔，感谢他向我以及许多其他人提出的诸多深刻问题。